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隋書卷四十九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四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本姓尞氏祖熾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為牛氏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

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内史上士俄轉納言上士專掌文翰甚有美稱加威烈將軍員外散騎侍郎脩起居注其後襲封臨涇公宣政元年轉内史下大夫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来尚矣爻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黄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歴有國有家者曷甞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徳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刋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㝢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徴數此

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内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讐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宫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懐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

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二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删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别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録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

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三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内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

破平侯景收文徳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闗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髙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

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以後迄於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

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恡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徵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所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頗天鑒少垂照察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竒章郡公邑千五百戶三年拜禮部尚

書奉勅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于當世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於明堂教諸侯孝也黄帝曰合宫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来尚矣周官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鄭玄注云修四十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修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

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閒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

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幷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

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
者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
須於太室之内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
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
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
復須席工升歌出罇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兹而
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别録及馬宫蔡邕等所見當時有
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

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
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吕不韋著春秋
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為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
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
束晳以為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
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稱
周書亦未可即為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
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

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巛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葢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闥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

九宫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濶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叅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絶魏氏三方未平

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兹禮此乃世乏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為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

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升白曰顯紀黒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云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四達布

政之宫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戸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窻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

子禮樂會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檐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黄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為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以須為重屋明堂必須為辟廱者何禮

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廱明堂
陰陽錄云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
以象紫宫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宫王肅以爲明
堂辟廱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爲明堂靈臺辟廱太
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
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
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璧廱其實一也其
言别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廱以

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表準鄭玄亦以為別歷代所疑豈
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
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葢之以茅水圜宫垣
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
廱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明堂銘
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廱夫帝王作事必師古
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
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

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闥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内水周如外水内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覲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改定雅樂又作

樂府歌詞撰定圜丘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云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皆是旋相為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為宮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徵應鍾為羽大呂為變宮夷則為變徵他月倣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楊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旺火相立

夏火旺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為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為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二月不以太蔟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為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為宮之法

上曰不須作旋相為宫且作黄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
律不可行謹案續漢書律歴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
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黄令焦延夀六十律相生之法
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
上生陽終於中吕而十二律畢矣中吕上生執始執始
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
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
黄鍾為宫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吕為羽應

鍾為變宮蕤賔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候鍾殷肜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

樂器大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施絃嘉平年東觀名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絶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榷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爲宫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

悲破為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為樂得成亦所不用取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
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
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為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為
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間皆
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為
宮各自為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為調
與古典有違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

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為清角大吕之笛正聲應大吕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最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上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事在音律志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事在禮志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輕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别弘送素

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大將出征故來叙别何相送之
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
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懐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髙
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
等并詔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
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
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
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

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期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納焉下詔除期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絶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為㝡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宫也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嘗賜弘詩曰晉

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賛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為右光祿大夫從拜恒岳壇場珪幣墠時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行煬帝嘗引入内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禮遇親重如此弘謂其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也六年從幸江都其年

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六十六帝傷惜之賵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諡曰憲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其宣勑弘至堦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世委遇彌隆性寛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惟弘一人而已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

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亦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寛和如此有文集十三卷行於世長子方大亦有學業官至内史舍人次子方裕性凶險無人心從幸江都與裴虔通等同謀弑逆事見司馬德戡傳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懐曠遠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

也綢繆省闥三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激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子實不才崇基不構干紀犯義以墜家風惜哉

隋書卷四十九

隋書卷四十九考證

牛弘傳本姓尞氏○北史尞作遼

據燕禮諸侯宴則賔及卿大夫脫屨升坐○監本屨作履儀禮燕禮賔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禮記鄉飲酒義降說屨升坐今改屨

五九紛競遂至不成○監本九譌鬼臣映斗按魏書禮志初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頻屬年飢遂寢至是復議之詔從五室及

元議執政遂改營九室值世亂不成宗廟之禮迄無所設是五九紛競也

從拜恒嶽壇埸珪幣墠時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行帝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舊本太行作太常 臣映斗按作太行則文勢屬下作太常則文勢連上存參

隋書卷四十九考證

隋書卷五十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十五

宇文慶

宇文慶字神慶河南洛陽人也祖金殿魏征南大將軍仕歷五州刺史安吉侯父顯和夏州刺史慶沉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周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

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之業于時文州民夷相聚為亂慶應募從征賊據保巖谷徑路懸絶慶束馬而進襲破之以功授都督衛王直之鎮山南也引為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柱國府掾及誅宇文護慶有謀馬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後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戰良久中石廼墜絶而後蘇帝勞之曰卿之餘勇可以賈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其後齊師大

至慶與宇文憲輕騎而覘卒與賊相遇為賊所窘憲挺身而遯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引弓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破高緯拔高壁克并州下信都禽高湝功並居最周武帝詔曰慶勲庸早著英望華遠出内之績簡在朕心戎車自西俱總行陣東夏蕩定實有茂功高位縟禮宜崇榮册於是進位大將軍封汝南郡公邑千六百户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拜延州總管俄轉寧州總管高祖為丞相復以行軍總管南征

江表師次白帝徵還以勞進位上大將軍高祖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位上柱國數年出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上潛龍時嘗從容與慶言及天下事上謂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復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剪何能及遠哉尉迥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為亂階然智量庸

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恵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内之物變成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為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嶮隘易生艱阻王謙愚惷素無籌略但恐為人所誤不足為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顧具錄前言為表而奏之曰臣聞智侔造化二儀無以隠其靈明同日月萬象不能藏其狀先天弗違實聖人之體道未萌見兆諒達節之神機伏惟陛下特挺生知徇齊誕御懷五岳其猶輕

吞八荒而不梗緼妙見於胷襟運竒謨於掌握臣以微賤早逢天睠不以庸下親蒙推赤所奉成規纎毫弗舛尋惟聖慮妙出蓍龜驗一人之慶有徵實天子之言無戲臣親聞親見實榮實喜上省表大悦下詔曰朕之與公本來親密懐抱委曲無所不盡話言歲久尚能記憶令覽表奏方悟昔談何謂此言遂成實録古人之先知禍福明可信也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于家子静

禮初為太子千牛備身尋尚高祖女廣平公主授儀同安德縣公邑千五百户後為熊州刺史先慶卒子協歷武賁郎將右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晶字婆羅門大業之世少養宮中後為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遊宴晶必侍從至於出入卧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其恩倖如此時人號曰宇文三郎晶與宮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晶聞而懼數日不敢見其兄協因奏曰晶今已壯不可在宮掖

帝曰晶安在協曰在朝堂帝不之罪因召入侍之如初宇文化及弒逆之際晶時在玄覽門覺變將入奏為門司所遏不得時進會日暝宮門閉退還所守俄而難作晶與五十人赴之為亂兵所害

李禮成

李禮成字孝諧隴西狄道人也涼王暠之六世孫祖延實魏司徒父彧侍中禮成年七歲與姑之子蘭陵太守滎陽鄭顥隨魏武帝入關顥母每謂所親曰此兒平生

未嘗廻顧當為重器耳及長沉深有行檢不妄通賓客
魏大統中釋褐著作郎遷太子洗馬員外散騎常侍周
受禪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于時貴公子皆競習弓馬
被服多為軍容禮成雖善騎射而從容儒服不失素望
後以軍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爵脩陽縣侯拜
遷州刺史時朝廷有所徵發禮成度以蠻夷不可擾擾
必為亂上表固諫周武帝從之伐齊之役從帝圍晉陽
禮成以兵擊南門齊將席毗羅率精甲數千拒帝禮成

力戰擊退之加開府進封冠軍縣公拜北徐州刺史未幾徵為民部中大夫禮成妻竇氏早没知高祖有非常之表遂聘高祖妹為繼室情契甚歡及高祖為丞相進位上大將軍遷司武上大夫委以心膂及受禪拜陝州刺史進封絳郡公賞賜優洽尋徵為左衛將軍遷右武衛大將軍歲餘出拜襄州總管稱有惠政後數載復為左衛大將軍時突厥屢為寇患緣邊要害多委重臣由是拜寧州刺史歲餘以疾徵還京師終於家其子世師

官至度支侍郎

元孝矩 弟褒

元孝矩河南洛陽人也祖脩義父子均並為魏尚書僕射孝矩西魏時襲爵始平縣公拜南豐州刺史時見周太祖專政將危元氏孝矩每慨然有興復社稷之志陰謂昆季曰昔漢氏有諸呂之變朱虛東牟卒安劉氏今宇文之心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盍將圖之為兄則所遏孝矩乃止其後周太祖為兄子晉公護娶孝

矩妹為妻情好甚密及閔帝受禪護總百揆孝矩之寵益隆及護誅坐徙蜀數載徵還京師拜益州總管司馬轉司憲大夫高祖重其門地娶其女為房陵王妃及高祖為丞相拜少冢宰進位柱國賜爵洵陽郡公時房陵王鎮洛陽及上受禪立為皇太子令孝矩代鎮既而立其女為皇太子妃親禮彌厚俄拜壽州總管賜孝矩璽書曰楊越氛祲侵軼邊鄙爭桑興役不識大猷以公志存遠略令故鎮邊服懷柔以禮稱朕意焉時陳將任蠻

奴等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總管屯兵於江上後數載自以年老筋力漸衰不堪軍旅上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高祖下書曰知執謙撝請歸初服恭膺寶命實賴元功方欲委裘寄以分陝何容便請高蹈獨為君子者乎若以邊境務煩即宜徙節涇郡養德卧治也在州歲餘卒官年五十九謚曰簡子無竭嗣孝矩兄子文都見誠節傳孝矩次弟雅字孝方有文武幹用開皇中歷左領左右將軍集沁二州刺史封順陽郡公季弟褒最

知名
褒字孝整便弓馬少有成人之量年十歲而孤為諸兄所鞠養性友悌善事諸兄諸兄議欲别居褒泣諫不得家素富多金寶褒無所受脱身而出為州里所稱及長寛仁大度涉獵書史仕周官至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及髙祖為丞相從韋孝寛擊尉迥以功超拜柱國進封河間郡公邑二千戸開皇二年拜安州總管歲餘徙原州總管有商人為賊所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褒

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褒受金縱賊上遣使窮治之使者簿責褒曰何故利金而捨盜也褒便即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褒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於他所上謂褒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盜非善事何至自誣也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臣之罪一也州民為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即放免臣之罪二也牽率愚誠無顧形迹不恃文書約束至令為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

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横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為長者十四年以行軍總管屯兵備邊遼東之役復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栁城而還仁壽初嘉州夷獠為寇襃率步騎二萬擊平之煬帝即位拜齊州刺史尋改為齊郡太守吏民安之及興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疾襃詰之掾理屈襃杖之掾遂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欲有所告襃太怒因杖百餘數日而死坐是免官卒於家時年七

郭榮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魏大統末為同州司馬時武元皇帝為刺史由是與高祖有舊徽後官至洵州刺史安城縣公及高祖受禪拜太僕卿數年卒官榮容貌魁岸外疎內密與其交者多愛之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親信護察榮謹厚擢為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

去懸遠榮以為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度河與孝先戰孝先於上流縱大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護又以稽胡數為寇亂使榮綏集之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是不能為寇武帝親總萬機拜宣納中士後從帝平齊以戰功賜馬二十匹綵

絹六百段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榮少與髙祖親狎情契極歡甞與髙祖夜坐月下因從容謂榮曰吾仰觀𤣥象俯察人事周歴已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宣帝崩髙祖總百揆名榮撫其背而笑曰吾言驗未即拜相府樂曹參軍俄以本官復領蕃部大夫髙祖受禪引為內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公加位上儀同累遷通州刺史仁壽初西南夷獠多叛詔榮領八州諸軍事行軍總管率兵討之歲餘悉平賜奴婢三百餘口煬

帝即位入為武候驃騎將軍以嚴正聞後數歲黔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民夷多應者詔榮擊平之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渾拜銀青光禄大夫遼東之役以功進位左光禄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為中國疲敝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豈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冑百餘日帝每令人窺諸將所為知榮如

是帝大悅每勞勉之九年帝至東都謂榮曰公年德漸高不宜久涉行陣當與公一郡任所選也榮不願違離頓首陳讓辭情哀苦有感帝心於是拜為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誠心純至如郭榮者固無比矣其見信如此楊玄感之亂帝令馳守太原明年復從帝至柳城遇疾帝令存問動靜中使相望卒於懷遠鎮時年六十八帝為之廢朝贈兵部尚書謚曰恭贈物千段有子福善

龐晃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也父虬周驃騎大將軍晃少以良家子刺史杜達召補州都督周太祖既有關中署晃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徙居關中後遷驃騎將軍襲爵比陽侯衛王直出鎮襄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遂沒於陣數年衛王直遣晃弟車騎將軍元儁齎絹八百匹贖焉乃得歸朝拜上儀同賜綵二百段復事衛王時高祖出為隨州刺史路

經襄陽衛王令晃詣高祖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

及高祖去官歸京師晃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晃

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顧不

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

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為驗晃旣射而

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因以

二婢賜之情契甚密武帝時晃為常山太守高祖為定

州總管屢相往來俄而高祖轉亳州總管將行意甚不

悅晃因白高祖曰燕代精兵之處今若動衆天下不足圖也高祖握晃手曰時未可也晃亦轉為車騎將軍及高祖為揚州總管奏晃同行既而高祖為丞相進晃位開府命督左右甚見親待及踐阼謂晃曰射雉之符今日驗不晃再拜曰陛下應天順民君臨寓內猶憶曩日之言不勝慶躍上笑曰公之此言何得忘也尋加上開府拜右衛將軍進爵為公邑千五百戶河間王弘之擊突厥也晃以行軍總管從至馬邑迂路出賀蘭山擊賊

破之斬首千餘級晃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塗用事勢傾朝廷晃每陵侮之嘗於軍中卧見雄不起雄甚銜之復與高熲有隙二人屢譖晃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進出為懷州刺史數歲遷原州總管仁壽中卒官年七十二高祖為之廢朝贈物三百段米三百石謚曰敬子長壽頗知名官至驃騎將軍

李安

李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周為朔燕恒三州

刺史襄武縣公安美姿儀善騎射周天和中釋褐右侍上士襲爵襄武公俄授儀同少師右上士高祖作相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悊為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謀害高祖誘悊為内應悊謂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而言曰兄弟無汗馬之勞過蒙奬擢合門竭節無以酬謝不意叔父無狀為兇黨之所蠱惑

覆宗絶嗣其甘若蔣蒙全首領為幸實多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高祖為之改容曰我為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高祖亦為安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開府進封趙郡公悊上儀同黃臺縣男高祖即位授安內史侍郎轉尚書左丞黃門侍郎平陳之役以為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而無備以夜襲之賊可破

也諸將以為然安率衆先鋒大破陳師高祖嘉之詔書勞曰陳賊之意自言水戰為長險隘之間彌謂官軍所憚開府親將所部夜動舟師摧破賊徒生擒虜衆益官軍之氣破賊人之膽副朕所委聞以欣然進位上大將軍除郢州刺史數日轉鄧州刺史安請為内職高祖重違其意除左領左右將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復拜㧾開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倶典禁衛恩信甚重八年突厥犯塞以安為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安别出長

川會虜度河與戰破之仁壽元年出安為寧州刺史悊為衛州刺史安子瓊悊子瑋始自襁褓乳養宮中至是年八九歲始命歸家其見親顧如是髙祖甞言及作相時事因愍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曰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用能弘奬大節體此至公往者周歷既窮天命將及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承此澆季實繁姦宄上大将軍寧州刺史趙郡公李安其叔璋潛結藩枝扇惑猶子包藏不逞禍機将發安與弟

開府儀同三司衛州刺史黃臺縣男悊深知逆順披露
丹心凶謀既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之無已懋庸
冊賞宜不踰時但以事涉其親猶有疑惑欲使安等名
教之方自處有地朕常為思審遂致淹年今更詳按聖
典求諸往事父子天性誠孝猶不並立況復叔姪恩輕
情禮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得正理宜錄舊勳重弘賞
命於是拜安悊俱為柱國賜縑各五千匹馬百匹羊千
口復以悊為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親族曰雖

家門獲全而叔父遭禍令奉此詔悲愧交懐因歔欷悲
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卒時年五十三謚
曰懐子瓊嗣少子孝恭最有名悊後坐事除名配防嶺
南道病卒
史臣曰宇文慶等龍潛惟舊疇昔親姻或素盡平生之
言或早有腹心之託霑雲雨之餘潤照日月之末光騁
步天衢與時升降高位厚秩貽厥後昆優矣鼂幼養宫
中未聞教義煬帝愛之不以禮其能不及於此乎安悊

之於高祖未有君臣之分陷其骨肉使就誅夷大義滅親所聞異於此矣雖有悲悼何損於譽

隋書卷五十

隋書卷五十考證

李禮成傳官至度支侍郎○監本侍郎作郎中閣本作侍郎 臣映斗按隋志度支尚書統度支戶部侍郎各二人通典云隋氏諱忠不置郎中惟置侍郎爲尚書郎耳

元孝矩弟褒以功超拜柱國○監本超譌復 臣映斗按上文褒官至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未嘗爲柱國宜爲超拜非復拜也從閣本改

隋書卷五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隋書卷五十一至五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舉人臣黃煒

隋書卷五十一

唐　特　進　臣　魏　徴　上

列傳第十六

長孫覽　從子熾　熾弟晟

長孫覽字休因河南雒陽人也祖稚魏太師假黄鉞上黨文宣王父紹遠周小宗伯上黨郡公覽性弘雅有器量畧涉書記尤曉鍾律魏大統中起家東宮親信周明

帝時為大都督武帝在藩與覽親善及即位彌加禮焉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有口辯聲氣雄壯凡所宣傳百僚屬目帝每嘉歎之覽初名善帝謂之曰朕以萬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及誅宇文護以功進封薛國公其後歷小司空從平齊進位柱國封第二子寬管國公宣帝時進位上柱國大司徒俄歷同涇二州刺史高祖為丞相轉宜州刺史開皇二年將有事於江南徵為東南道行軍元帥統八總管出壽陽水陸

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宣帝卒覽欲以乘釁遂滅之監軍高熲以禮不伐喪而還上常命覽與安德王雄上柱國元楷李充左僕射高熲右衛大将軍虞慶則吳州總管賀若弼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朝備展誠節但苦猜忌每致寒心為臣若此竟何情賴朕之於公義則君臣恩猶父子朕當與公共享終吉罪非謀逆一無所問朕亦知公至誠特付太子宜數參見之庶得漸相親愛柱臣素望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為蜀

王秀納覽女為妃其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復位俄
轉涇州刺史所在並有政績卒官子洪嗣歷宋順臨
三州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
熾字仲光上黨文宣王稚之曾孫也祖裕魏太常卿冀
州刺史父兕周開府儀同三司熊絳二州刺史平原侯
熾性敏慧美姿儀頗涉羣書兼長武藝建德初武帝尚
道法尤好玄言求學兼經史善於談論者為通道館學
士熾應其選與英俊並遊通涉彌博建德二年授雍州

倉城令尋轉盩厔令頻宰二邑考績連最遷崤郡守入為御正上士高祖作相擢為丞相府功曹參軍加大都督封陽平縣子邑二百户遷稍伯下大夫其年王謙反熾從信州總管王長述泝江而上以熾為前軍破謙一鎮定楚合等五州擒偽總管荆山公元振以功拜儀同三司及高祖受禪熾率官屬先入清宫即日授内史舍人上儀同三司尋以本官攝判東宫右庶子出入兩宫甚被委遇加以處事周密高祖每稱美之授左領軍長

史持節使於東南道三十六州廢置州郡巡省風俗還授太子僕加諫議大夫攝長安令與大興令梁毗俱為稱職然毗以嚴正聞熾以寛平顯為政不同部内各化尋領右常平監遷雍州贊治改封饒良縣子遷鴻臚少卿後數歳轉太常少卿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復持節為河南道二十八州巡省大使於路授吏部侍郎大業元年遷大理卿復為西南道大使巡省風俗擢拜户部尚書吐谷渾寇張掖令熾率精騎五千擊走之追至青海

而還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六年幸江都宮留熾於東都居守仍攝左候衛將軍事其年卒官時年六十二謚曰靜子安世通事謁者

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趫捷過人時周室尚武貴遊子弟咸以相矜每共馳射時輩皆出其下年十八為司衛上士初未知名人弗之識也唯高祖一見深嗟異焉乃攜其手而謂人曰長孫郎武藝逸羣適與其言又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耶宣帝時突厥攝

圖請婚于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鵰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為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

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遷奉車都尉至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懼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人以為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内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聞喪

亂之極必致升平是故上天啓其機聖人成其務伏惟
皇帝陛下當百王之末膺千載之期諸夏雖安戎塲尚
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復侵擾故宜密運
籌策漸以攘之計失則百姓不寧計得則萬代之福吉
凶所係伏願詳思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
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屬内隙已彰
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
弱曲取於衆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

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强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為欽敬禮數甚優玷

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黄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為鄉道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内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説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廻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分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為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即致

敗此乃突厥之恥豈不内愧於心乎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為衆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辱攝圖必當因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為强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耶阿波納之因留塞上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

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
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數萬與攝圖相攻阿波頻
勝其勢益張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為帝
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為
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
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為
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無禮不敬婦公乎攝圖
乃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我從之耳於是乃拜詔書

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勲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為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為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伏聽詔旨當取之以獻乃召文武議焉樂安公元楷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曰請生將入朝顯戮以示百姓上謂晟曰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

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賫陳國所
獻寳器以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
城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稱遣其來密告公主
雍閭信之乃不修職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
晟乃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
雍閭晟至京師具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
謬荅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
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恥雍閭執

遂迦等並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藩涖殺大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僉議將許之晟又奏曰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為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徵發强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也素有誠款于今兩代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為邊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染干遣五百騎

隨晟來逆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染干率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略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反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大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長城下染干敗績殺其兄弟子姪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

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寃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
知其懷貳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其舉烽染干見四
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必
遥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
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
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
将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授左勲衛驃騎將軍持節
護突厥晟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牙内屢有災變夜見

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賈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仍請出討突厥都速等歸染干前後至者男女萬餘口晟安置之由是突厥悅附尋以染干為意利彌豆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為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晟箭六侯發皆入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為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

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歸者既衆雖在長城之内猶被雍閭抄略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從五原以河為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為横塹令處其内任情放牧免於抄略人必自安上並從之二十年都藍大亂為其部下所殺晟因奏請曰今王師臨境戰數有功賊内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

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為秦川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六畜數千頭王大喜引晟入内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内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為比

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復遣還大利城安
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
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
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為
行軍元帥晟為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
值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
之轉戰六十餘里賊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
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利具渾

斜薩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請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于磧口事畢入朝遇高祖崩匿喪未發煬帝引晟於大行前委以內衛宿衛知門禁事即日拜左領軍將軍遇楊諒作逆勅以本官為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略之晟辭曰有男行布今在逆地忽蒙此任情所不安帝曰公著勤誠朕之所悉今相州之地本是齊都人俗澆浮易可擾攘儻生變動賊勢即張思所以鎮之非公莫可公體國

之深終不可以兒害義故用相委公其勿辭於是遣捉
相州諒破追還轉武衛將軍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
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
先遣晟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
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以牙中草穢欲令染
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
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
侯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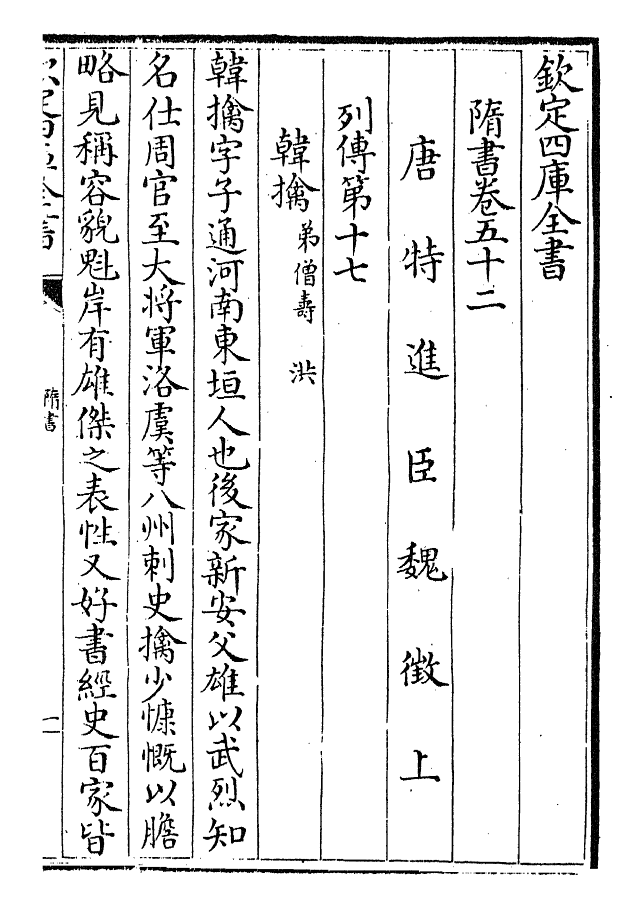
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恩澤而教導之將軍之恵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放效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晟策乃益嘉焉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為右驍衛將軍五年卒時年五十八帝深悼惜之賵贈甚厚後突厥圍鴈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

奇計務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為朝士所稱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齊國公謚曰獻少子無忌嗣其長子行布亦多謀略有父風起家漢王諒庫直甚見親狎後遇諒於并州起逆率衆南拒官軍乃留行布城守遂與豆盧毓等閉門拒諒城陷遇害次子恒安以兄功授鷹揚郎將

史臣曰長孫氏爰自代陰來儀京洛門傳鍾鼎家誓山河漢代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光

覽獨擅雄辯識早稱爽俊俱司禮閣並統師旅且公且侯文武不墜晟體資英武兼包奇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絕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拜惠流邊朔功光王府保茲爵禄不亦宜乎

隋書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隋書卷五十二

唐 特進 臣 魏徵 上

列傳第十七

韓擒 弟僧壽 洪

韓擒字子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名仕周官至大將軍洛虞等八州刺史擒少慷慨以膽略見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

略知大旨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遊集後以軍功拜都督新安太守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武帝伐齊齊將獨孤永業守金墉城擒說下之進平范陽加上儀同拜永州刺史陳人逼光州擒以行軍總管擊破之又從宇文忻平合州高祖作相遷利州刺史陳將甄慶任蠻奴蕭摩訶等共為聲援頻寇江北前後入界擒屢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初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擒有文武才用夙著聲名於是拜為廬州總管委以

平陳之任甚為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為先鋒擒率五百人宵濟襲采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進攻姑熟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陳人大駭其將樊巡魯世真田瑞等相繼降之晉王廣上狀高祖聞而大悅宴賜羣臣晉王遣行軍總管杜彥與擒合軍步騎二萬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為賀若弼所敗棄軍降於擒擒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

擒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
主叔寶時賀若弼亦有功乃下詔於晉王曰此二公者
深謀大略東南逋寇朕本委之靜地恤民悉如朕意九
州不一已數百年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業天下盛事
何用過此聞以欣然實深慶快平定江表二人之力也
賜物萬段又下優詔於擒弼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
於一隅使東南之民俱出湯火數百年寇旬日廓清專
是公之功也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壤逖聽前古

罕聞其匹班師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歲及至京弼與擒爭功於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略不交陣豈臣之比擒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啟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於是進位

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放縱士卒淫汚陳宮坐此不加爵邑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黄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涘来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本名豹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其後突厥来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此別封壽光縣公食邑千戶以行軍總管屯金城禦備胡

寇即拜涼州總管俄徵還京上宴之内殿恩禮殊厚無何其鄰母見擒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来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荅曰閻羅王擒子弟欲撻之擒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因寢疾數日竟卒時年五十五子世諤嗣世諤倜儻驍捷有父風楊玄感之作亂也引世諤為將每戰先登及玄感敗為吏所拘時帝在高陽送詣行所世諤日令

守者市酒殽以酣暢揚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為漸以酒進守者守者狎之遂飲令致醉世謂因得逃奔山賊不知所終

僧壽字玄慶擒母弟也亦以勇烈知名周武帝時為侍伯中旅下大夫高祖得政從韋孝寬平尉迥每戰有功授大將軍封昌樂公邑千戸開皇初拜安州刺史時擒為廬州總管朝廷不欲同在淮南轉為熊州刺史後轉蔚州刺史進爵廣陵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於雞

頭山破之後坐事免數歲復拜蔚州刺史突厥甚憚之十七年屯蘭州以備胡明年遼東之役領行軍總管還檢校靈州總管事從楊素擊突厥破之進位上柱國改封江都郡公煬帝即位又改封新蔡郡公自是之後不復任用大業五年從幸太原有京兆人達奚通妾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會觀之僧壽亦豫焉坐是除名尋令復位八年卒於京師時年六十五有子孝基

洪字叔明擒季弟也少驍勇善射膂力過人仕周侍伯

上士後以軍功拜大都督高祖為丞相從韋孝寛破尉迥於相州加上開府甘棠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為公尋授驃騎將軍開皇九年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及陳平晉王廣大獵於蔣山有猛獸在圍中衆皆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於側莫不歎服焉王大喜贈縑百匹尋以功加柱國拜蔣州刺史數歲轉廉州刺史時突厥屢為邉患朝廷以洪驍勇檢校朔州總管事尋拜代州總管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犯

塞洪率蔚州刺史劉隆大將軍李欒王拒之遇虜於恒安衆寡不敵洪四面搏戰身被重瘡將士沮氣虜悉衆圍之矢下如雨洪僞與虜和圍少觧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大半殺虜亦倍洪及欒王除名為民隆竟坐死煬帝北巡至長安見白骨被野以問侍臣侍臣曰往者韓洪與虜戰處也帝憫然傷之收葬骸骨命五都沙門為設佛供拜洪隴西太守未幾朱崖民王萬昌作亂詔洪擊平之以功加位金紫光祿大夫領郡如故俄而萬

昌弟仲通復叛又詔洪討平之師未旋遇疾而卒時年六十三

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河南雒陽人也父敦以武烈知名仕周為金州總管宇文護忌而害之臨刑呼弼謂之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慎口弼少慷慨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觧屬文博渉書記有重名於當世周齊

王憲聞而敬之引為記室未幾封當亭縣公遷小內史周武帝時上柱國烏丸軌言於帝曰太子非帝王器臣亦甞與賀若弼論之帝呼弼問之弼知太子不可動揺恐禍及已詭對曰皇太子德業日新未覩其闕帝嘿然弼既退軌讓其背已弼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所以不敢輕議也及宣帝嗣位軌竟見誅弼乃獲免尋與韋孝寬伐陳攻拔數十城弼計居多拜壽州刺史改封襄邑縣公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鄴城恐弼為變

遣長孫平馳驛代之髙祖受禪隂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髙熲曰朝臣之内文武才幹無若賀若弼者髙祖曰公得之矣於是拜弼為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忻然以為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為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騏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寳刀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為行軍總管將渡江酹酒而咒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伐罪弔民除兇翦暴上天長江鑒其若此如使福

善禍溼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襲陳南徐州拔之執其刺史黃恪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沽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達周智安任蠻奴田瑞樊毅孔範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弼軍弼

擊走之曾達等相繼遞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驕士卒且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開府員明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顔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弼恚恨不獲叔寶功在韓擒之後於是與擒相詢挺刃而出上聞弼有功大悅下詔襃揚語在韓擒傳晉王以弼先

期決戰違君命於是以弼屬吏上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真食襄邑三千戸加以寶劒寶帶金甕金盤各一并雉尾扇曲盖雜綵二千段女樂二部又賜陳叔寶妹為妾拜右領軍大將軍尋轉右武候大將軍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為武都郡公弟東為萬榮郡公並刺史列將弼家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綺羅者數百時人榮之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

許既而楊素為右僕射弼仍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上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為宰相汝每倡言云此二人唯堪啗飯耳是何意也弼曰熲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惜其功於是除名為民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開皇十九年上幸仁壽宮讌王公詔弼為五言詩詞意憤怨帝覽而容之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

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甞謂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鬬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及煬帝嗣位尤被踈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帝時為大帳其下

可坐數千人名突厥啓民可汗饗之猶以為大侈與高熲宇文㢸等私議得失為人所奏竟坐誅時年六十四妻子為官奴婢羣從徙邊子懐亮慷慨有父風以柱國世子拜儀同三司坐猶為奴俄亦誅死

史臣曰夫天地未泰聖哲啟其機疆埸尚梗爪牙宣其力周之方邵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晉衰微中原幅裂區宇分隔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餘氣以為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髙祖爰應千齡

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奮發賈餘勇以爭先勢甚疾雷鋒踰駭電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俶儻英略賀若居多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方於晉之王杜勲庸綽有餘地然賀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矣韓擒累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勇膽略並為當時所推赳赳干

城難兄難弟矣

隋書卷五十二

隋書卷五十二考證

韓擒傳○臣映斗按韓擒本名擒虎唐諱虎遂去之宋本皆仍其舊監本或增虎字而本傳俱不增考八代史書諱字甚多隋書如虎賁虎衛虎候虎牙虎牢諱為武賁武衛武候武牙武牢白虎諱為白獸騎虎亦諱為騎獸又如世諱為代丙諱為景淵諱為泉為深民諱為人為萌他如王世充王世積諱為王充王積既不勝其改俁無不必改而誤改者今仍其元本以

存故實因考其畧以例其餘馬

先是江東有謡歌曰黄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涘来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本名豹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臣映斗按本書五行志引此云擒本名擒虎黄班之謂也北史云禽本名禽武禽擒本通諱虎為武别見甚多若以虎為豹於義何居後漢書序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夢中而虎乳之

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黃班正合虎形韓擒字子通既不聞名豹豹亦不當有黃班之稱隋書本傳各本皆作豹姑仍其字要當以北史爲正未可稱韓擒虎爲韓豹也

隋書卷五十二考證